

明鑑紀事本末

新平初
和
PDG

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際辰

弘治君臣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皇太子卽位詔赦天

下以明年爲弘治元年妖人李孜省伏誅妖僧繼曉

發原籍爲民太常卿道士趙玉芝鄧常恩謫戍邊番

僧國師領占竹等悉革職斥佞堅梁芳陳喜等往孝

陵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繼曉尋伏誅冬
十月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初太
監懷恩以直道屏居鳳陽上素知之至是召還恩言
大學士萬安諛佞王恕剛方請上去安而召恕遂有
是命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
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卽時政不
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更無可見時矣
恕善其言時恕負重望其居家宰鈐政多整正焉
十一月大學士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好

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上在東宮。秘聞其惡。至是于內中得一篋。皆密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遂命罷去。安在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禮部右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先是濬以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彙集。附以己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進之上覽之。甚喜。批

荅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刊行。十二月加祀先師孔子。遵豆舞佾。

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文升陛見。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奮勵。知無不言。

閏正月。詔天下舉異才。二月上耕籍田畢。宴群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出褻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卽斥去。時山陵

未畢而中官郭鏞請選妃以廣儲。謝遷力言不可。文
升主之。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卽位之初不宜輒
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三月上視學。釋奠先
師。吏部尚書王恕請加禮于孔子。前特用幣。改太牢。
一起用。謫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
毓元李文祥。先是五人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
事儲瓘上言五人者。旣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
今皆棄之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歿爲伍。情寔可憫。
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

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命吏部
皆起用之。少詹事楊守陳上開講勤政疏。上嘉之。
初開經筵。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皆呼先
生而不名。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正統以來。每日止
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
過寄聰明于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
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
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
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

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
進于高明矣。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曰選廉能以
任風憲禁撫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
以脩庶務逐術士以防扇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
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勵士風廣
儲積以足國用恤士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遊食
敦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戎以禦外
侮上嘉納之悉施行于內節用一條云一應供應之
物徑下量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言尤剴切夏

四月右庶子張昇劾大學士劉吉不報。先是大學士
萬安尹直既劾罷。吉附阿科道建言當超遷。待以不
次之位。昇遂上疏言應天之實以人才爲先。人才以
輔臣爲先。初科道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
次罷遣。惟吉獨存。遂建言超遷科道。自是無復肯言。
而群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密口劍腹賈似道之牢
籠言路。吉寔合而爲一。請亟遣斥以應災異。以回天
心。不報。御史魏璋附吉劾昇遷南京工部員外。六
月王恕上言禁文職奪情起用。上從之。冬十二月。

徽州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謂商鞅有見于孔門立
信之說少詹事程敏政摘其狂妄置不問

二年春正月左贊善張元禎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
廣聖知勸行王道反覆萬言上嘉納之二月御史

湯鶴壽州知州劉槩下獄先是萬安劉吉尹直在政
府嘗語鶴朝廷不欲開言路鶴卽以其言劾之已而

安直皆免官鶴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
雖劉吉在不足慮也吉使客徐鵬陷御史魏璋以殊
擢使伺鶴鶴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夢一人牽牛

陷澤中。鴈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
勢瀕危。賴鴈復安之兆也。鴈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
之。謂其妖言誹謗。下錦衣獄。辭連庶吉士鄒智。智身
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議者欲處以
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
城吏目。大理寺評事夏鐸上言。主事李文祥。庶吉士
鄒智。御史湯鴈等。皆以言獲罪。寔大學士劉吉誤。陛
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留中。鐸謝病
歸。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爲吏部左侍郎。王恕爲

尚書得韶爲貳。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六月京城
及通州大雨。水溢壞廬舍。人多溺歿。詔求直言。兵部
尚書馬文升上疏言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禁奇巧。却
珍貢。慎毀譽。重諮詢。抑外戚。開言路。所司議行之。
三年春二月。中官乞鷹坊牧馬場千頃。戶部尚書李
敏言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
爲飛走之所。上從之。夏四月。定預備倉。冬十一
月。有星孛于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吏部侍郎
彭韶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

部尚書耿裕率群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爲天下先。又言減齋醮。罷供應。省營繕。上俱採納焉。

四年春正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脩明教化六事。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三月。御史鄒魯誣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餽遺下獄。先是喬新

每重王恕。不平劉吉。吉銜之。會鄒魯謀陞大理寺丞。
喬新薦魏紳補之。吉遂嗾魯有是奏。禮部尚書耿
裕上疏禁自宮。從之。秋八月。吏部尚書王恕懇疏
求致仕。不許。恕時有建印。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
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
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敢言。有不
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九月。太學士劉吉
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魯。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
后家。乃可。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

屢被彈章。仍進秋人呼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監中老舉人爲之。吉因奏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禁除。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五年春二月。右諭德王華上疏。畧曰。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或間旬月始一行。則緝熙之功。毋乃或間。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宮妾之時少。後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

三月巡撫保定都御史史林奏。官成假供應。奪民園。詔罷還之。夏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言時政之弊。大畧言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奸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量加內

官俸級王恕力持不可止之。五月遣廷臣賁內帑銀賑杭嘉湖大水。冬十月中官傳旨以通政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吏部尚書王恕侍郎周經執奏止之。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糧不闕不足軍民不困。弊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爲長策。旣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復其官從